



■ 南斯拉夫狙击手穿着伪装服奔向前线 本版图片 IC

随着各种侦察器材遍布战场，有人悲观地说，面对“透明战争”，我们“藏无可藏”。然而，剖析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的军事冲突，结论是相反的——无论为达成作战突发性，抑或保护有生力量免遭突袭，科学扎实的军事伪装措施都是“给力”的。

制造“思维陷阱”

作为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美国尤擅战略伪装，经常用假情报迷惑敌人，借监督国际制裁决定、保护“捍卫自身权益的平民”或从“邪恶国家”疏散外国公民等幌子，在某一特定地区部署兵力。同时，美国向目标民众、军队乃至军政高层施加信息影响，利用大众传媒散布自己尚未做好开战准备、行动开始时间推迟等假消息，目的都是压缩敌人的反应时间。为了达到目的，美国官员不介意充当“演员”，1998年10月，美国和英国向伊拉克发起“沙漠



■ 南斯拉夫军队躲过北约空袭后开出掩体

拿黄金砸地

——军事伪装让你找不到北

之狐”空袭行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莫斯科，和俄总理普里马科夫会晤，谈吐间根本没有对伊动武的意思，而普里马科夫又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信赖的人，这场“外交秀”无疑麻痹了伊拉克当局。

改变开战方式，是达成进攻突发性最有效做法。按照常理，美军在战区完成部队集群战略性部署后才动手，因此动员和部署阶段成为对手应战的主要情报征候。可是在1998年，美英首次在两国海军尚未完成战术力量(航母打击群)前沿部署的情况下发起“沙漠之狐”作战，美舰只发射巡航导弹和放飞舰载机，便在首轮攻击中摧毁50个伊拉克目标，而此前的历次首轮攻击，无论空中进攻兵力兵器有多大，但目标摧毁数都不超过25个。这一凌厉攻势，让各国军界大感意外。此后，美国及其盟友在1999年对南斯拉夫、2001年对阿富汗、2003年对伊拉克和2011年对利比亚的行动中均重复这一模式，即先用有限兵力进攻，之后逐渐增兵。

向媒体适量散发经过过滤的信息，并通过御用的记者散布假消息，也是掩盖军事行动的不二法

宝。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后，有人拿美国媒体引用的五角大楼所谓“确切消息”和真实作战对比，发现毫无共同之处，报道目的就是迷惑萨达姆。结果，伊拉克军队为反击入侵所采取的措施(设置水雷障碍、组织法奥半岛反登陆防御)没有一样奏效。

穷人“护身符”

军事冲突经验表明，精确制导武器在首次突击和整个军事行动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因此，对于防御方来说，目标防护伪装越来越重要。

现代化伪装器材效果好，问题是一旦开战，遭入侵国家短期内无法购置，只能用苏联20世纪60至70年代生产的伪装器材来应急。从1998年到2003年，伊拉克抵抗美国不时发动的空袭时就广泛设置假基地，用装备模型让美军对自己的防空组织、兵器编成迷惑不解，从而保住基本防御力量。2003年美军大举入侵后，伊军在真实兵力兵器集结点四周设置大量假目标，根据以往教训，伊军坦克和大炮在沙漠里容易被发现，因此用沙子进行伪装，还利用工业流水线制造的模型进行假阵地搭建，虽然成本很高，但效果完全抵消了开支。有个美国飞行员承认，他不知道把炸弹投向坦克还是模型，“我们简直拿黄金砸地”。伊拉克人还重视对楼房(建筑)进行



■ 美军在2003年占领伊拉克后才从沙堆里找到隐藏的战机

变形、重新设计和伪装性粉刷，导致巡航导弹寻头无法识别目标，机动一两次之后便自我引爆了。

北约“丢人现眼”

解决目标伪装方面，南斯拉夫军队更厉害。1999年3月，面对北约入侵，南军选择隐蔽待机战术。北约空袭最初几天，南军最大限度地使用防空兵器，让北约误认为南军防空体系已经瘫痪。与此同时，南军防空兵努力降低雷达电子器材的辐射水平，导弹营乃至连机动设伏，频繁在阵地间转移，各营连都有4-7个备用阵地和假阵地。

碰到敌人发射反辐射导弹，南军就启用雷达辐射模拟器，并使用各种角反射器，让导弹射偏。

考虑到敌导弹能准确识别雷达辐射信号并确定雷达功率，北约飞行员已能避开那些功率过高或过低以及断断续续的辐射源(因为它们摆明是假目标)，为此南军指挥员想方设法保证模拟器在功率和工作时间方面接近雷达的特征，甚至微波炉都作为模拟器登场了。至于老牌伪装物——角反射器，则成群或单独设置在导弹阵地附近，固定式角反射器拉长部署，旋转式则挂到支架上，让敌人无从识别。南军保护重要目标，还大量使用涂抹金属漆的模型，或用充气武器模型搭建假阵地。

面对如此绵密的“迷魂阵”，北约军机常常无功而返。《华盛顿邮报》曾报道，“美国空军飞行员在巴尔干山区遇到无法捉摸的敌人，战机似乎出入自由，想炸就炸，可挨炸的却不是要摧毁的目标”。事实证明，南军运用假消息、伪装、雷达器材、敌后侦察员、直升机短途转移兵力兵器等手段，成功地削弱了北约的情报优势，迷惑了北约专家，让北约大吹大擂的作战效果大打折扣。

导航卫星能奈我何

随着技术进步，军贸市场上出现了价廉物美的导航卫星干扰仪，可将大部分精确制导武器的作战效能化为乌有。1997年，俄罗斯航空资产公司在莫斯科航展上首次推出此类产品，没想到第一个买家是美国，其目的是评估本国精确制导武器能否抵消干扰，试验结果却令美国人吃惊，俄罗斯的干扰器能极大降低GPS卫星制导武器的命中率。1999年和2003年，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均在实战中使用了类似仪器，严重干扰了美制巡航导弹上的GPS信号接收器。美国专家后来在五角大楼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简直在用黄金向脏土射击……敌人只要耍点小聪明，我们的高技术优势就会瞬间失去意义。” 李君



战争档案

二战德国对土耳其“百般攻心”

地处欧亚之间的土耳其具有重要地缘价值，一直是大国竞相角逐的焦点。二战期间，轴心国和同盟国就围绕土耳其展开宣传战，力图将其拉走，纳粹德国下的“本钱”最多，宣传煽动“无孔不入”，尽管德国未能如愿，但宣传招数却为别的大国吸收，至今仍用到土耳其身上。

《信号》暗算《立面》

德国有三个部门负责对土宣传，即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戈培尔的宣传部及罗森堡的纳粹党对外政策部，国防军宣传处和军事情报局(阿勃韦尔)也负有“特定信息对抗任务”。而作为对土宣传战的直接负责人，德国驻土大使冯·巴本利用自身影响力巩固土耳其商界的亲德势力，还从土军里找到同路人。

1943年，德国驻土大使馆新闻专员开始统一协调宣传战，安排大



■ 土耳其女大学生去看德国电影

使馆所在的安卡拉和总领馆所在的伊斯坦布尔的德国记者开展工作。也是在这一年，经土政府同意，德国通讯社获准在该国运行，德国外交部下属的洲际通讯社也与土耳其阿纳格通讯社交换内容。

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完全被德国文化产品包围，他们整天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德国技术先进，德军战无不胜，只有德国尊重和崇拜土耳其的历史，两国是天然伙伴。总之，土耳其除了与德国结盟，没有别的出路。耐人寻味的是，直到今天，美国也在用类似手段影响土耳其人。充斥土耳其的德国宣传品里，最常见的是德国宣传部与国防军合办的《信号》画报，德军各战区为其提供最新摄影照片，宣传部为其写图注，暗中将意识形态注入其中，让人难以分辨。当年，《信号》在土耳其市场上的劲敌是英国《立面》画报，两者的任务都是让读者相信有许多国家站在自己一边作战，呼吁土耳其人以志愿身份参加自己的

军队。《立面》早在战前便扎根土耳其，实现采编本土化，并用突厥语出版。为了撵走对手，德国宣传部使出阴招，故意印出突厥语版《信号》并运到土耳其，按照该国中立法律，这是要没收的，德国人趁机发难，要求“一视同仁”，《立面》也必须停刊。无奈之下，《立面》只能改出英语和法语版，但因为多数土耳其人不懂，这本杂志的命运可想而知。反观《信号》，得益于19世纪下半叶德语在土耳其普及，一路畅行无阻，并且在内容编排上夹杂大量一战时期德土军人合影，宣扬两国过去的“友谊”。

制造“纸张饥饿”

那个年代，报纸是最重要的公共媒介。1941年，伊斯坦布尔有两家获德资赞助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报纸，鼓吹追随德国侵苏，“收复被俄国夺取的黑海北岸”。当时，土耳其读者对国外缺乏了解，主要靠外国通讯社提供国际新闻，特别是土耳其报纸几乎不加甄别地采用德国通讯社提供的素材，给了德国人“掺假”的机会，他们经常提供耸人听闻的东西，还歪曲新闻事件。德通社更把触角伸向土耳其出版管理部门，保证这些管理机构“过滤”掉对德国

不利的报道。为了进一步渗透土耳其新闻队伍，德国露骨地贿赂采编人员。土报纸主编月薪通常只有85美元，德国大使馆新闻专员肯给55-100美元的“润笔”，只要对方肯将亲同盟国的文章换成亲轴心国的。

德国控制土耳其媒体的另一招更损，那就是控制纸张供应。1941-1944年，对死心塌地亲德的土耳其出版物，德国帮助其建立一年甚至两年的纸张储备，可卖给亲苏媒体的却是被污损弄脏的纸张，相当一部分没法用。德国还让拜仁公司、德发电影厂、西门子公司等企业到受控制的土媒登广告，变相资助。

德国手下的仆从国，也被动员起来对土宣传。凡是柏林希望“间接传递”的信息，往往通过罗马尼亚听众通讯社提供给土耳其报刊。为了试探土耳其舆论，德国还利用傀儡希法国政府的《伊斯坦布尔报》发表社论，宣扬土耳其必须跟随德国，“才能确保黑海海峡不被苏联占



■ 德土1941年6月13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领”。德国还积极做土耳其记者的工作，定期用专列沿着柏林-华沙-布加勒斯特-文尼察-别尔季切夫一线运送土耳其记者和外交官，炫耀“赫赫武功”。借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领土，德国就近对土耳其展开短波广播，每天有七档新闻和音乐节目轮番播出，通过反馈得知，土耳其人对音乐节目颇为接受，但对新闻的信任度乏善可陈，而且听众大多是一战中与德军并肩作战或去德国留学的土耳其军官。

正是这些措施，令土耳其始终有“仇苏仇共”的情绪，也导致二战一结束，土耳其就投入美国怀抱，甘当反苏“马前卒”。 常立军



战史钩沉